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纂輯

吳郡陸粲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辛未鄭州知州梁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癸酉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庚辰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疾顧時六安疾王志酣

歌終曰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
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
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
民脩城非今所宜況軍士疲勞已甚苦又使之力役不
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矦湯和等往彰德眞
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謐等往北平董兵屯田○
丁亥命天下立社學○改光祿寺爲光祿司○二月癸巳
定外夷山川之次

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
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
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廣西則宜附
祭安南占城眞臘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
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
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
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
宜分東西同壇共祀

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

庚子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
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
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
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

勿赦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强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宜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勉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詔戶部均工夫役計田多寡之數爲定○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夏四月辛卯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樂章。初圜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文過深而詞藻麗遂更製之○甲寅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頼川侯傅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使司詰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浙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

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冠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部欲下璉獄。上勑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同赴召。舟沂桐江而西。盧徐舫基友也。戴山市野服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基。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咄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皐。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丙戌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
故元廣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靈王帖木兒等十一人。
自大同來降。上其印章獻馬六匹。上納其馬二匹。餘命
還之。賜酒醴衣服。越數日召見。復賜保咱保保綺羅及
帛。各十六疋。帖木兒等賜物有差。以保咱爲蒙古右衛
所部軍校五十八人皆居京師。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備胡。○六月甲午。
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秋七月
己未朔日有食之。○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
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甲申定行五祀之禮

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
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王之。孟夏祭司
竈之神。設壇于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雷之神。
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宮門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
于午門之左。司門王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
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用
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爲常。
八月己亥勅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
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
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

毛氏亦自縊死。

九月戊辰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上謂雲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己卯靖海侯吳禎率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壬子命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詔太子賛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荊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脩阻之患昔人所謂覩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

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以孔克伸爲曲阜知縣

勑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功德者弗登朕值胡運天更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一華夏主玷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人神之分故天地位黔黎附其於先聖先師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爾克伸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其勉之

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樂節等奏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俱用太牢遣官致祭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諭侍臣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短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一藝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廉讓可以知仁善謀可以

知智果斷可以知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見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

羣臣稱賀獻歌詩頌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覩妖能懲妖未必凶益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二月癸巳蒙古太尉吶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先是　上勑遼東都司曰今天寒氷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吶哈出將至命盖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戰及吶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盖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吶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絶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吶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盖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

退。先引兵趨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疊冰爲墻。以木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卽覘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遠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吶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吶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 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算。何能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剌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上不許。命乃剌吾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脩德進賢之道。

丁巳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知其內。古之君子。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罷議高明。而善道日進。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脩。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脩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乃

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貨。則必爲其所陷矣。汝等愼之

起鳳陽屯田官吏命中書省用之

先是官吏獲罪者。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詿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象屯田。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

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太安州有司獻玉匣玉簡命瘞原所

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乃宋眞宗祀泰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愼之。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歹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二月丙戌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三月壬申太白晝見。○巳卯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夏四月甲申日本國王良懷遣使奉表貢方物謝罪

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是遣使來謝。上以良懷所上表詞不誠。復詔諭之。

刑部侍郎李浩市馬還。琉球國王察度遣使上表。謝恩貢方物。

浩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匹。硫磺五千斤。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磁器鐵釜云。

丙寅定親王宮室之飾

上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上曰。惟儉養德。惟侈敗德。可以道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芽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逸

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安南陳煓遣使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無謂也。其更諭之。當守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將有事方丘以晉王妃喪命翰林院考古制以聞

宋濂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上然之。

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棺槨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死圹。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棺槨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爲文。遣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歿者。有被傷而歿者。有胃危險而死者。已勑官爲棺槨送之于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定

命減蘭縣河州募商鹽價

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計米一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積。於是

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米三斗。河東鹽減十之四。

六月丁亥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上御奉天門。諭宋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即延攬羣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羣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上觀川流不息。悟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

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勑六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曰。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赬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學士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國初爲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參知政事。參政入爲尚書。至是改浙江。江

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參議各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都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理問所理問一人副理問一人提控案牘一人

陞監察御史殷敏爲饒州知府

敏以國子生選入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以能陞江西饒州知府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州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得告者乃無賴平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果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辯其誣遂詔釋諸大家而誅妄告者以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黜莒州日照考滿知縣馬亮

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爲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按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者也。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其可以重斂爲哉。

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更定大明律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滴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華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戊申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朶兒只班要劫之于中途。死之

先是西戎朶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　上以刑部主事熊鼎老成歷事。改岐寧衛經歷。鼎至岐寧。知西戎狙詐。有畔叛意。密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鼎裘帽。已而遣

中使趙成復召之還朝鼎行至西涼打班驛朶兒只班果叛令酋長么哥脇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俱被害　上悼惜之遣使葬之于黃山川立祠致祭仍以祿米給其家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宅於主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叙彝倫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厶爲至矣善長受厚恩佯爲愚戇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脩凡此所爲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癸丑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遍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

國之安危繫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巳卯賜璽書勞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答一姦吏至矣。上賜中書省。言福建參政魏鑑瞿莊

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吏以體上。故治由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此始。若君不能以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

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廢矣。民何由安。朕所以命著爲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動必以禮。而嚴之以法。若吏卒違理背法。繩以死無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所以政無紀而民受枉。朕嘗謂若爲官臨政。無馭吏之威。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詔求直言

詔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鑑之。若假公濟私。豈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淮安海

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人君爲天之子。天子有過中之政。則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示教而改行脩省。求言於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使之言也。人君於是而納聽之。則天嘉其不違教命。雖怒亦轉而爲喜矣。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嘉。惟以祇懼天譴而致隆。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雊鼎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興。是皆能責已以自脩。求賢以自輔也。漢文景時。山崩地動。日食星變。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景。光武十五年星孛於昴。又孛於紫宮。而東漢方隆。宋仁宗土星留參太白晝見。地裂泉湧。不一而見。而仁宗享國最久。誠以數君者能祇懼天威。納用方正之士。聽受忠直之言。以改其政。故天雖有異而不爲殃也。其有移過於下。若漢成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妄殺疑似李君羨。皆不免後世之議。而徒爲盛德之累耳。臣博考古今災異。皆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禳之說者。終無所益。天可以誠感。而不可以自誣也。　陛下大有爲之聖。治日隆而業已成。天亦不煩垂示日月五星之變。以告矣。既有儆告。則變不虛生。此天意欲扶持　陛下大統。欲　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人心也。宜居靜念。果出於至誠。而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無有以至誠之心。上荅明詔哉。尤望　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

貸之則上下之誠孚感五行必順序日月必貞明天心必嘉喜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子作春秋凡食必書之以爲人君之戒其有珥現黑子之類皆爲邪氣所干變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侵陽由小人蔽君子夷狄凌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之示象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間隙而生也月者太陰之精女主大臣之象日掩之食傳記不書者聖賢扶陽抑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爲書也貴陽而賤陰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蓋中國者陽也夷狄者陰也臣竊觀近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咨宜令復姓絶其番語庶得辨認可以酌量處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又臣前過江浦見遷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係輦轂近甸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蒙生育繁盛中間豈無强詐之徒其或鳥驚獸駭犯屬車之清塵則爲陰長抗陽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類幸處之不失其所至於五星紊度各有所自伏願陛下推類而求之脩已之德弭天之變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而國祚永昌矣疏奏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

爲思文監丞。○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傅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於是摧强撫順。綱維海内。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而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時刑部主事茹泰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使人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事情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

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强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獘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

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過者歟音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使文帝盡從賈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濟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惻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

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王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　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内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虚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

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録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愼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尅以脩也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强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擒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　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

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有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

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脩行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

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

未嘗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致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與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未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論士之秀。升於太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德政。下固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聚奔

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臣恐後人。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論女寵宦官外戚權臣之禍諭侍臣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常始於預政。權臣之禍。常始於蒙蔽。至於藩鎮叛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自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制防耳目之壅蔽。謹戚福之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

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前正殿後寢殿寢殿九室主皆南向時享正殿則德祖神座南向懿祖以下皆東西向）○十二月勑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所知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慴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劒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動勞有司既違　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臣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王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

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耻之俘虜而厠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薙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　陛下之威加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戰慄之至不知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
勑有司送其出塞
以翰林編脩朱孟辯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史靖可爲
中書舍人三人俱以博學能書稱故有是命
丁巳十年春正月乙酉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
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笞之而怒
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上耳烏可深罪乎已
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
不幾誤罪言者耶○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
良馬以賜　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
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
卿二代誥詞皆　上親製天下榮之○宋濂辭歸瀕行
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
曰朕最愼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
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
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
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丁未高麗遣使請其故主王顓謚號不許

上以顓爲臣下所弒。已幾年矣。今始來請謚。將假朝命。鎭服其民。且以掩其弒逆之跡。所請不誠。不可與也。

擢工部奏差官張致中爲宛平知縣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謇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滕。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上覽而嘉之。擢爲宛平知縣。

命中書省銓選官員與道里費仍給舟車送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皆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贓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上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爲令○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人士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賢待士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眞六合設羣各七香泉設羣八天長設羣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匹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周國君之富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廐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但設羣牧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符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者不爲究心民復自隱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諸牧監各令脩職毋怠所事

夏四月己酉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番

先是吐番所部川藏遊殺烏思藏使者鞏哥鎖南等掠其輜重故命愈等討之愈等兵至吐番攻敗川藏之衆

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遂遣涼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
等處而還

五月丙午誅戶部王事趙乾

勑中書省臣曰向荆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
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
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
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
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黜臨淄縣丞王基

基上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
言皆謬戾不中理　上召丞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
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
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
言果道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
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
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
基無以對遂黜之

六月丁巳詔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
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
關於此朕常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
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

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鞉。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心樂聞嘉謨。屢勑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上又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已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辯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王。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諉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

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即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勉。朕無憂矣。羣臣頓首受命

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者

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上即日斥遣還鄉

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

之得與謀者。況闇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咲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以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詔釋山西捕獲爲盜之人

人有詰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

爲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脇爲盜。皆不得已。豈眞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命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十人分祀嶽鎮海瀆○

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品。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乙巳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八月庚戌詔改建大祀殿于南郊

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誠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卽圜

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勑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督工

癸丑詔改建社稷壇

先是上既更建太廟於雉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覈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至是禮部尚書張籌。奏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社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農。請罷勾龍與棄配位。而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壝墻。崇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壝墻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外爲周垣。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初社稷列中祀。臨祭或具通天冠絺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乙酉暹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辛丑命胡

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冬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初上勑工曹。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至是落成。上時幸焉。時致仕翰林院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乙卯熒惑犯輿鬼○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遣使齎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是

月改作大内宮殿成

上以大内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難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富貴所難。陛下安行節儉。

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公正爲心以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

以貪饕掊尅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否。

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安南陳煒遣使來告其兄陳煓上以王顓既被弒。而其國數遣使入貢。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勑中書省臣遣人往觀其所爲。且問王之安卒○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卽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惕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卽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

商鹽價

勑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

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三月丁丑命吏部課考績官殿最

河間府知府楊翼安等考績來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庶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當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煜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夏四月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爲本部尚書○御製勅文諭祭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時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

惜忒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勑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絶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王孤竟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月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九月客星掃天井○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

誥曰朕昔徵時洊罹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其妻婁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遣官齎誥命仍以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冬十月乙丑大祀殿成

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
幸。其子爲李文忠○十一月庚子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
仲名討五開叛蠻破之○西番寇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
僉事藍玉王弼帥師征之。○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承旨
宋濂來朝賜勑勞之。○是年封皇子柏爲襄王桂爲豫王
後改封代王 楧爲漢王 後改封肅王 植爲衛王 後改封遼王
巳未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
朶兒壟嗉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之地命
沐英移兵討之。○巳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
禮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
化也。天生於子。地闢於丑。位極其定。虛其中而爲寰宇。

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人生旣多。非聖莫馭。天生君
主。爲民立命。然鴻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始自伏
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
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
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
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
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者也。每聞昔君。欽若
昊天。莫敢有怠。朕卽位以來。命儒臣徧考羣書。自周以
至宋元。皆著祀典。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
合人情。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

言之。古人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圍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況朕自即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歆。每以爲憂。京房有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荅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荅。人情懽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土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壇。合祀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奏告工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郊。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陽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陰之月。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褻。固執古而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汗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見太陽於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

隆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詠之
四川松州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復討平之○召儒
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
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勑諭國子師生曰賢
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
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
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官
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
緘默苟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
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
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
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
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
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
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
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愼言
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
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
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無如
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治

城池。督理軍務。○置洮州衛。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李文忠遣使來言。官軍守洮州。餽運甚艱。勞民不便。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斥。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勑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二年軍食。阿卜商之遁。必走黑章咱之地。只於其地索之。癭嗉子不論。遁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乙酉。以萊州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夏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書貢物來奏。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自而入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

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上以勑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是則困有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奏。既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部下諸將計議來

六月甲戌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

遂詔玉還軍四川。

婦降來奏

上勑敬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名曰

春秋本末

秋七月丙辰御史大夫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以勑勞之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跡山川究心日夜詧揚威武剿絶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搆愚民已有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音亮等用師不祥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尤未加刑故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勑行之

八月辛巳著內外官致仕還鄉之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終之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右如

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荅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九月甲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擒三副使癭嗉子等班師○甲辰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叅政。○冬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

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戊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勑勞之○

己亥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還自四川○命西安府官

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皆鹹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爲

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成中

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是月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有疾常在告賜勑勞問然頗耽酒色荒於政事

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

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勑以洗

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

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勑書切責

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

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

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

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

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便勑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

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與相從之久

未忍督過乃居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

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相視還而噤不一語

事神治民屢有厭怠況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

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爲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勑書。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安南陳煒遣使來貢。賜詔煒兄叔明致侵奪占城之責○詔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上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困窮。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子中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事。僞漢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辟爲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燕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

幾而廣已歸附。子中隆馬。求久不得。折其一足。平章廖永忠釋而不錄。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常懷鴆自隨。曰如有强我者。便當以死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强。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久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父祖師友。歌七章。飲鴆而死。

昭代典則卷之八